秋室學古錄

秋室學古錄卷五

錢塘　余　集

金氏家傳

公諱純字一峯又字粹菴先自餘暨遷蕭山所居爲前明某駙馬園林故邑人至今稱曰花園金氏父庭客字椒仙邑諸生舉三子公爲仲少有異稟而又喜讀書父母絕愛憐之年未弱冠遊庠食餼不數年復受知於學政鄧少宗伯乾隆辛酉貢成均赴京肄業國子監以學博候選每課輒冠其同舍生公謙抑退讓樂善取友日下名公卿爭折節與交不以寒畯少年棄也鄧少宗伯

還朝公以近著就政爲之擊節益自喜甄拔不妄贈以榜帖曰奕世儒宗蓋公自祖父以來皆以讀書世其業而名不副學不遂一第論者惜之公留京五年應京兆試又不售幡然曰遇不遇命也去鄉井曠定省以博科第非吾願也矧枉尋直尺而又不利乎遂從京師歸歸而疾作不可治竟賫志以歿年僅三十時乾隆某年月日也公性孝友長兄某早慧能文未弱冠以疾卒母夫人哭之慟而病竟相繼以卒公時年尤稚疾視湯藥死視含斂哀毀備至如成人蓋其天性之過人又如此公配唐氏妾胡氏生子三大川大椿大成皆國學生

史氏曰士生而不能摻奇贏三五之術以馭富又無負田沃土洿池林木耕稼漁牧以收天地自然之利計乃出於讀書顧或才高而數奇志奢而遇嗇白首有期青雲無路得失之數較然不足以償已矣夫荆璞未醻蘭芬遽萎命之不永又不徒感士不遇也如公者余雖之張苍通鑑之感亦不勝稍向篤徒之哀焉矣

右一峯公

夫人姓唐氏會稽人粹菴公之配也而胡夫人者亦會稽人爲公側室偕夫人來歸初椒仙公爲粹菴擇配聞夫人賢求昏於唐夫人父天一公許之年若干于歸勤

愼婉靜有大家風紙閣蘆簾篝燈佐讀至夜分不輟粹菴貢成均入都夫人與胡摒擋家事井井有條與斯章皆賢之粹菴乃無內顧憂洎粹菴歸且歿家益窘乏無生理而舅與繼姑蔡皆在堂年且老無族戚可倚藉夫人與胡日勤織紝女紅以供甘脆以羨自給遺孤三人皆幼穉雖饔飧有不給未嘗廢學也粹菴撤瑟之日夫人年未三十胡夫人年尤少鄰人有以再醮諷之者胡夫人即以利刃自刺其吭奔救始得蘇當此時也漂搖門戶瘏口嗚音煙斷火絕修夜不暘有不勝其難者而兩夫人含酸茹歎撫孤守貞垂五十年如左右手及堂

上不諱盡力致哀而止胡夫人孝於舅姑順於大婦而
撊嚴於教子惟恐愛克厥威嘗曰兒無父吾敢不愛之
愛之甚故勞之也亦甚三子者漸長爲之授室爲之習
業家稍稍起而夫人始顧而色喜曰吾與若自今始可
見夫子於地下矣晚歲逍遥門巷藜杖佛燈優遊子舍
以終餘年唐夫人年六十有四胡夫人年七十有五與
粹菴合葬於邑西山之麓今　上改元之二年呈請
旌表得
旨俞允如例
史氏曰昔魏文帝爲阮元瑜妻作賦而潘安仁又爲任

子咸妻擬之所謂生民荼毒之極哀者也蕭山大義里有汪氏雙節母者其子進士煇祖爲建雙節堂士大夫多歌詠其事傳於無窮今觀兩夫人苦節事無多讓焉寡婦淸𦗚獨越國兩女士哉

右兩夫人

公諱大川字謙益又字牧邨粹菴公長子也早失怙依大父讀書習舉子業頗穎悟大父念厥考旣下世家又無負郭田遽命棄去始習爲賈旣長遠遊秦隴閒待人以誠信然諾不欺所至人咸推服之至與儓馬走無異詞其所懋遷往往因此得利家亦稍稍起公孝事其祖

及兩母而友愛兩弟無閒言兄弟協力服勤迭爲行守季弟客粤爲之經理其家教督諸姪如子令季弟子席珍叅巳食餼邑庠云又念家本儒素貧考棄養又早每遇諱日哀泣累欷率盛豐潔必誠必敬家道稍裕卽與兩弟籌積金置祭田立條約以垂久遠示子孫治事稍閒輒檢先人遺書手之不釋曰此卽桮棬也吾先人手澤存焉吾豈復能力學哉至爲流涕甲寅春遭生妣胡太君之喪哀毁勞瘠在衰絰中復爲大父葺治塋兆勞瘵致疾而沴厲中之竟以乙卯五月卒年五十八歲公配胡夫人亦會稽士族于歸後奉兩姑曲盡婦道無

少軒輕撫育子女慈愛倍至公既遠遊庭以內夫人治之歲以爲常處先後閒以和以愛又樂善好施鄰里以乏絕赴告無不如其所請甲寅乙卯閒牧邨居喪營兆恆往來山中夫人佐理尤勞勩致病牧邨撤瑟於堂夫人易簀於寢蓋同時也噫亦異矣子二人長顯珍早死次地珍國子監生女二人皆適士族

史氏曰儒無以爲家去而習賈近利三倍以願吾親以穀我婦子賈亦何負於人哉君廢書往往自歉顧卒昌其家可謂克家之令子矣而又何歉焉

右牧邨夫婦

馮農部母李夫人壽序

傳列女者有三曰才媛曰節婦曰賢母才媛史書載之三代以上未聞也節婦所遭多不幸又莫必其子之賢否卒就湮沒者亦有之若賢母多成於子之才且顯而後母之賢傳子之孝亦傳自古至今炳然可數恆相須也然而有數焉蓬戶甕牖中艱辛百折而不屈其節者亦孰不欲其子之賢以顯其志而或不盡然豈造物旣以節顯其身而其他福祥或靳之抑教之不得其方歟然則賢母之不必傳者又豈少哉余門人馮生思齋以進士入詞館改農部今年八月母夫人五十壽思齋奉

父諱甚早因疏其請旌事略乞余言爲祝思齋固相國文肅公曾孫也余聞相國在日聲華鼎貴門第赫奕一時比於金張衛霍莫不震矜及文肅卒後子武翼公旋捐館舍贈公未除喪亦以毀卒遺弟妹子女十有二人長髫齔幼在襁褓重以世德清白儉無贏金巍巍閥閱奕爲孱微文肅之緒不絕如綫矣而太夫人時維左右之楷柱艱難備嘗藿食以教其子又推鳲鳩均平之愛以畢贈公之所未竟閱若干年而思齋成立簪紱復振此豈能逆料哉太夫人初未嘗奉教於師保式訓於詩書而所以然者皆太夫人純固之德足以濟其苦節之

貞而利及後嗣以致此也非特此也文肅以孝廉起家好文愛士宏長風流家有獨往園召客賦詩歲以為常時人比之孔北海韓荊州生平以甲科詞館望其後人而卒不可致隱憾以終今思齋崛起於中葉之後而有以慰夫文肅未遂之志則太夫人不特為思齋之賢母而且足稱馮氏之功臣矣豈不韙哉先是甲寅歲太夫人遘危疾神明湛定惟以季叔未授室為憂一昔夢神驅厲詰朝霍然或以為貞者正也邪固不得干之理必然也康熙間文肅公曾祖妣張太夫人以節孝得旌越數十年而太夫人繼之一門冰檗綽楔相望克嗣徽音則

又馮氏之家範端肅宜思齋之早自樹立也思齋勉乎哉歸持余文以侑一觴太夫人其𩨢然足以慰矣

續名醫類案序

天之生物人爲貴人莫大於死生修身立命葆眞嗇神全乎生之理矣若違天常而召沴戾則六疾待於前五刑隨其後矣古之聖人恤乎有憂於是乎刑以弼之藥以養之刑者司寇之職藥者醫師之掌其趨不同而所以衛人之生其意一也刑有律律不足以盡其變則有例比乎例則罪無隱情矣醫有方方不足以盡其變則有案察乎案則疾無遁形矣律一而已例則層出屢變

而不窮故刑名家以律爲本而折一獄定一讞必折衷於例醫亦猶是也然則軒岐素難之外醫案顧可廢乎案初紀於史傳而左氏實爲權輿後之專門成一家言亦各有所紀篁南江氏本宋人醫說而爲名醫類案行世知不足齋爲之重刻吾友魏柳洲先生循江氏之例而變通之薈萃江氏之所遺而增益其所未備成續名醫類案六十卷削稿甫就遽返道山會　朝廷有求書之詔其子鈛錄副以進著錄於四庫是書之遭可謂幸矣先生孤貧力學性喜吟詠所著詩卓然成家其於醫多得之冥悟治疾首肝腎以爲肝爲生發之源腎爲歸

悺之府二藏得所養則榮衛和而疾疢除所治往往有奇驗而人罕有知之者其輯是書也蓋深有疾夫世之言醫者舉軒岐倉扁之書束而不觀即後世張王朱李名家之緒論亦未嘗一涉其藩籬問其病則五運六氣經絡藏府之罔辨問其脈則九候三部榮衛血氣之莫分問其方則寒熱虛實表裏陰陽之不審率爾懸壺遊談臆說求如刑名家之治獄斤斤焉比例於成案折衷於舊章而從從事者百不一二無怪病輕者治之而重病重者治之而死視人之生若草菅然試以庸醫殺人之律科之又誰執其咎歟是殆先生之罪人矣是書呈

進後越二十年友人某醵金謀授之梓旣屬予弁其首予與先生爲總丱之交知先生之醫殊異乎鹵莽庸妄之流因爲述其大凡如此世之讀者亦可以知其學矣

書文字會寶後

勝國時士大夫家物力饒裕無謀生之苦其賢者留心博雅爭購法書名畫圖籍彝鼎之屬以成習尚更或搜訪古人遺冊以充篋衍或加以刊布若海鹽胡氏虞山毛氏吳興閔氏家刻之本無慮千百十種雖精審不及宋元槧本然延緒已往津逮方來不爲無補矣此文字會寶六冊爲吾杭朱篩叔氏所刊皆彙集當時名人雜

錄古今之作雖無當於考訂然其閒人各一篇篇各一體眞行分篆無不具備且刻手工緻可作法帖觀而一時文采風流賓用充富亦彷彿遇之矣

過亭居士傳

過亭居士身不被章逢口不談仁義足不遊膠庠而束身名教如植璧秉珪惟恐墜越恂恂不及粹然而和僕見深衣博帶之賢或多遜其精嚴矣年四十時自圖其影而號曰過亭且爲之說曰太上無過其次務寡過假年學易聖人以無大過爲廑廑蘧氏之使人以寡過未能稱伯玉寡之之道必先知之知而改雖有過奚諱余

幼失怙未嘗學問涉世又太早懼尤悔之積於躬也抑又聞之過有超越之義凡今之人慢易奢侈多變常度小過之象曰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儒者之所以矯世厲俗者此也余雖不敏請事斯語而因以名吾名僕聞之而肅然曰吾今乃知曩者識居士之淺矣居士年才四十其克自治已若此較伯玉爲尤早君殆古之君子歟歲壬子君年四十九自築室三楹顏曰求是蓋隱然以伯玉自勗也倘天假之年吾知其夙夜懋勉以漸至於聖賢之域者當不止此而遽以死惜哉死之前三日猶手書致余竟與訃並至余讀之而悄然以悲

不覺淚之承臉也君與余有中表親爲父行而年少余六歲家最近交契最篤而知君爲深君穎悟異常人以父一哉公早世故不克讀書然其所學有章句小儒所不能及余少時好讀律歷書有齟齬處輒就商榷君批郤導窾旁引而曲喻也其老賈精會計者在旁聞之瞠目而罔所措嘗相與共笑之君內行孝謹好善不怠鄉里德惠之事力能爲者無不爲年十三隨伯兄執業吳中終其身在家之日什之一耳處吳中侈靡之地泊然無所累暇則手卷不釋閒賦小詩又喜習書行楷具吳興法嘗自錄朱子白鹿洞規置座右待人接物溫然仁

肅然義應事斷疑昭若水鏡又未嘗爲苛刻近利之行以故伯兄倚之若左右手而四方之人悅其誠信伯兄先六年卒吳中之事君獨任之君體素弱而不避勞勩此其所以召疾歟杭城延陵之族實繁譜系多舛漏君自訂別子之譜若干卷惟精惟慎顏曰五峯吳氏譜略以前此莫可考矣五峯者湖上山也始遷祖隴在焉是以名也君姓吳氏爲一哉公第四子諱爵字盈川自號過亭娶嚴舅氏子也子文治娶項氏孫三人君歿後九月而弟璠相繼卒

璠字守傳一哉公第五子兄輩皆服賈吳中君獨與六

弟瓚治生於家君天性戇直不肎依回含忍意所不可徵於詞色家中工傭百有餘人憚之如家督少有疾恆發或謂當休息以養之每晨起指畫諸事頃刻立就事畢則逃於酒場博塞之閒人莫敢以他事溷也然未嘗有耗費亦未嘗有廢事他人莫及也過亭卒乃詣吳中未久疾作遽歸竟不起以甲寅三月某日卒年若干歲娶某氏子某某僕於吳氏伯仲雖有葭莩之戚實篤苔岑之好留滯京朝惟君家伯仲頻有問訊今兩得凶耗殆難爲懷矣嗟乎中年以後哀樂殊多內有期功之戚外饒逝耋之傷車過而增腹痛聞笛而凜寒冰俛仰之

間已成陳迹山河之邈何獨斯人吮墨濡豪有餘痛焉

蔣湘帆先生傳

天子右文稽古典學尊經網羅海內遺籍縉貯祕閣嘉惠士林振古罕儷復命石經刱始熹平今諸刻均就漸滅開成本雖在西安亦復漫漶不完於是有重刊石經之詔而金壇蔣拙存先生手寫之本久經進御藏弆內府命重加是正上石樹太學而以御製說經之文冠於首簡並錄用其孫和爲國子監學正先生初名振生後改名衡字湘帆金壇人先世以簪紱詩禮相繼夙具異稟又承祖父講畫故學有原本金

壇王氏爲制義斵輪手先生弱冠淩轢其間牆東巳山輩莫之抗也入都補弟子員屢試南北輒不利幡然曰吾不能習世俗骩骳之文以詭遇益肆力於古婦翁王或菴源北方之學者也於是受文法於或菴峭利堅削時或過之今世所傳拙存堂文集是也吳中書家推大瓢山人楊賓先生師之而博涉晉唐以來名家之蹟積學既久名噪江南北同時王吏部澍極推許之先生好遠遊既不遇遂東詣曲阜謁孔陵至會稽涉西江歷嵩少導荊楚登黄鶴磯過大庾嶺升白鶴峯訪東坡故宅抵瓊海觀扶桑日出登雁門山歷井陘逾龍門爲終南

華嶽之遊浴驪山溫泉登慈恩寺雁塔縱觀碑洞金石
遺刻所至以筆墨自隨賦詩作書或歌哭相雜至不能
自止年大將軍鎮關中聞先生至招致幕下先生長揖
入見傲倪自若將軍奇之一日謂曰先生何欲曰某無
家安欲得製衣乎曰敝裘尚在何新之圖也將軍故多
剔牘妙拓日借臨寫以自驗其所學絕不干以他事無
何遂乞歸雍正五年書法華經成以眎吏部吏部曰儒
者寫釋氏書不足道無已書十三經乎先生領之客有
笑其為吏部所愚者勿顧也於是涓吉張筵祀先聖飲
客稱慶先其所難五年而左傳成又二年禮記成又五

年蕆經次第畢成其書左傳初在家卒業於曲阜書禮
記在山安書倘書在錫山餘皆在邗江之瓊花觀初先
生以恩貢除英山縣學博以寫經故力辭不赴會有大
科之薦制府將徵舉先生又固辭至是始就凡十二年
實乾隆三年戊午也玉玲瓏山館主人馬氏出白金二
千鍰爲裝潢成凡三百冊五十函己未進呈奉 旨
授國子監學正銜將議交 武英殿刊刻會有沮之
者乃止越四年癸亥先生卒年七十有二所著有拙存
堂詩文集若干卷易卦私箋二卷拙存堂臨帖二十八
卷爲帖三百六十六種又續臨帖若干卷其他手蹟甚

夥具詳所書臨帖目錄書後篇中和爲先生季子驥之
子以太學生充四庫書篆隸校錄　恩賜舉人又以
石經刻成議敘得　賜今職和刻易卦私箋竟屬集
爲件繫先生遊歷出處爲家傳云
余集曰後漢鐫刻七經石碑相傳爲中郎一手書其他
則未聞也開成本不著書人姓氏其檢校詳定各官尙
煩鄭覃韓泉輩多人爲之刻書者乎先生以垂暮之年
任鉅艱之役屏除家累埽棄世榮歷歲一紀以濆於成
其堅忍之力可謂難矣自號曰拙老人誠哉其拙也古
今之肩大任與大役與拙者謀恆克有濟不信然哉後

五十餘年而　天子爲之表揚海內傳爲鉅製而且利及後人美媲前哲天之所以酬拙亦大矣此豈智巧之士力之所能爭慮之所及到者哉

宸垣識略序

太初氏客京師十年以著述自娛閒佐公卿讎校秘冊輒錄副藏篋衍爲隨筆若干卷大而朝廷掌故小而象數名物靡不貫串之積帙盈尺未暇授梓也又留心遺佚即經一坊巷一梵刹亦必詢其所自將擬爲帝京景物長安可遊之續會有　詔修朱氏日下舊聞爲日下舊聞考書成得讀之乃綜括其大綱而參之以其所

掇拾上自宮府下迄郊坰爲卷十六名曰宸垣識略客有議者曰京師自遼金元明以至本朝營都建城至宏且巨形勢之正氣運之隆亘古罕儷朱氏旣晢其全今

欽定本復徵其實美矣備矣固賓朋之所不能窮亦廣輪之所未易括也太初氏以鈔撮之力攬片羽於吉光拾童蒙之香草不已隘乎余曰不然凡書取其博且大者而已足矣地志則瑣言綴說皆識小之助也秀水氏之輯舊聞廣搜博采至千餘家而猶以未見元建都記蕭詢故宮遺錄爲憾事其明徵矣舊聞考爲

朝廷著作卷帙宏富鏤版祕館非窮陬僻壤謏聞尠識

所能先覩而太初是編譬之挹涓滴於東瀛分尺甾於嵩岱雖未即窮其源升其巔而海岳之全體則已具矣而又何歉焉且其紀述大內宮苑則宮殿考掖庭記禁扁之屬也其臚列城市條析坊巷則長安志衙衕志之屬也其雜載寺院則名山志伽藍記之屬也其援据典禮則會典通禮之屬也其閒徵軼事雜錄歌詩則風俗記遊覽志之屬也其略附圖說則又圖經圖志之例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請以是編爲舊聞考之惡池配林也可客曰善遂書以爲序

盩厔令楊公墓志銘

陝西盩厔令致仕楊君諱儀字翊亭年七十二卒於秦越三年歲乙卯喪歸里冬十月初七日啓夫人閆氏壙而合葬焉子劭惟等以狀走京師乞志於左中允錢塘余集曰楊氏望出宏農明初自晉徙燕今居新城自君祖始七世祖廷謨萬歷間以乙科宰平遙有聲後擢光祿署正數傳至君考皆潛德不耀君讀書媚學刻削自好乾隆九年年二十四領鄉薦應試禮部屢不第就選隆平學官制府方恪敏公奇其才薦於　朝不用會　朝廷以豫工開例時揭陽鄭端恪公爲正定守助

之金友朋又裒益之得官楚北歷保康黃安棗陽黃岡
諸邑宰黃岡時楚郡多大水隄潰民困他邑築賑多失
宜獨君能檢飭安集之大吏將奏遷荆門牧會以折奸
僧普闊翦髮獄失實去官君貧無以歸遂滯鄂州三十
六年恭逢祝　釐慶典　恩准捐復楚南北中丞
覺羅敦公祁陽陳公佽之復職四十一年揀發陝西又
明年除高陵令時夫人胥奉君繼母倪在鄂十年饘粥
恆不給夫人以勞勩致疾卒迦犀奉其喪歸而砌惟以
四十三年夏奉祖母倪至高陵旋即棄養君又解任是
時也官無餘俸家徒壁立旁皇內外不堪其憂今制府

畢中丞招主同州講席脩脯所入葬倪太夫人而夫人
祔焉四十六年服盡八月除盩厔令先後又攝三原富
平君足疾漸作五十四年遂乞休明年養痾青門年政
七十中丞秦爲君壽序有云出不易其處之所守進必
求其退之所安益紀實也越二年竟卒於青門吏民多
有哭而拜之者君敦孝友倜儻負奇氣視友朋若性命
輕財重然諾人有急難力應之淸俸缺乏不顧也以故
三仕三已亦多得力於上官僚友之助在楚治賑有方
在高陵撥運麥至豫費盈萬而不借民力在盩厔請免
渭河灘地征科故去官後仍羈滯於是邦而民懷之如

其長老也治行卓卓精練自信不曲從上官而上官從
之以一尹終其身或者亦以此歟君夫人同邑閆氏出
晉諫臣閆亨後婉嫕靜淑女有士行年十八來歸時姑
翟病篤顧而歎曰眞佳婦惜身不得久與處也未幾卒
太公續配倪夫人孝敬之如事翟者不以後姑衰也楊
氏多寒宗君仕後多依之者夫人不以祿薄食繁謝也
其宗之孤弱力不足者夫人皆爲畢其昏嫁在隆平時
有從弟産女無乳邑無傭乳婦遂與其子並乳以長咸
謂曰賢事姑章以孝相夫子有嘉德課子以義方君之
滯武昌也夫人實左右之君得無內顧憂君生於康熙

六十年六月十三日卒於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六日授文林郎夫人生於雍正元年二月初四日卒於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封孺人子五人劭惟太學生勸德廩貢生山西布政經歷迦憚己酉拔貢生念劬浙江候補府知事皆夫人出效愚少房韓氏出女四人今夫

分人以財曰惠觀於所施不若觀於所受受之而人無憾情則其孚於人可知親民之官莫如宰觀其在官不若觀其去官去官而民不能忘則其忠於事可知君寒士而以貲進得力於僚友難已更得力於上官爲尤難初已於楚則留楚再已於秦則留秦安之而若將家焉

其與民相見者必其無所愧於民而安之也嗚呼可銘也已銘曰

黃衣之童瑤池仙持環來獻玉色妍致君潔白利後賢
翩然一去千餘年遙遙懿嬾相嬋聯君行卓犖負其孫
操割一邑如烹鮮不究其德誰司焉巫咸上訴不可還
松楸鬱蓊迷風煙定有大鳥幽宮騫千秋視此銘詞完

試律偶鈔序

琴川華子夙具閒襟長遊竹素尤喜言詩居恆見佳什輒錄副篋衍以資吟諷所積時賢詩若干卷而試律一體薈萃尤廣抉擇既精付之剞劂顏曰試律偶鈔一日

介韓生某過余講舍出以見示屬爲弁首余因叩其稱詩之旨伯玉曰側聞文之精者爲詩詩之精者爲律顧有騷人之作有學人之作騷人之爲詩也爲涵泳性情之具而已天材縱逸興會來集飈舉雲行文成法立使讀者莫知其起訖而詩乃妙嚴滄浪所謂詩有別裁非關學也學人之爲詩則不然或獻之朝廷或成於明試句櫛字比按部就班清和諧暢流於文翰之表高下疾徐應乎規矩之內又或一語詮疏一韻關合如射覆之偶中即裒然舉首而法律之精觕體格之高下無多論矣是以杜韓巨手往往見吹於拙目其他更可概見我

朝自乾隆己卯奉詔於鄉會兩試各試八韻詩一首至今垂四十年承學之士莫不從事聲律館閣諸公又首先賡唱近日選家總集無慮數百十種而祭酒法梧門所裒輯同館詩按年排比不遺一人最爲大觀顧其中間有贋作充數而詞館以外亦未之及讀者不無遺憾僕輇材小生偏處海曲未嘗一窺著作之林徒以結習在是就所見聞樂爲鈔撮以自娛未敢云操選政也同人從臾付梓故不辭檮昧援及本事使讀者曉然得其義云爾伯玉之論如此夫伯玉不上尋乎作者之林而惟時賢之是徵不泛涉乎古今各體之變而惟應試

之是究可謂先其所難者也昔方虛谷祖少陵而瀰涪翁稱詩之旨固與今所傳試帖之作渺若河漢已而其所撰律髓首曰著題著題云者固言詩之要領亦試律之金鍼也題有原委有正寓有前後有虛實有題脈有題眼或先領題旨而後發題義或先攻實際而後領虛神參之以書卷加之以刻畫運之以巧心變而通之存乎其人大略如帖括家之行文不外乎著題而已然則虛谷之論詩固未嘗爲試帖發而工試帖者未始不可因是而窺虛谷論詩之旨以馴致於古之作者焉已矣伯玉之刻豈無裨於風人也哉

餘芳園雅集圖記 在右安門外某氏別業栁題小有餘芳

李龍眠畫西園雅集圖得米海岳爲之記書畫並傳於無窮然非有蘇黃張秦之文采風流英詞妙翰足以照耀宇宙而振刷流俗亦焉能至是哉 國家清晏和樂冠蓋萃於日下士大夫之來遊來謌者聯情發藻送抱推襟何日無之而雅集之圖西園以後未有聞焉何古今人遽不相及也山陰胡峒夫有友八人集餘芳園作文酒之會寫成横卷四尺許以紀之其寫雲嵐綺石清泉茂樹雜花弱條纖草繡苔熏爐茗椀几簟琴尊之屬各極其致時維清夏科頭爲笠長衫布韈不事冠帯私居

燕閒之常也其靑衫棕鞵撚髭捉筆赫踞舖几若將作書者爲李載園立載園後持尺幅諦視衣紫褐袍者爲顧硯樂旁坐紫衣少年若有所商榷者爲方旣庭雙桐亭亭環以湖石石几平設紺服少年端坐據梧奏淸商之曲則吳下蔣伶也石靑衫執聚頭扇坐而聽者爲顧拾珊稍遠隔疎桐坐磐石上者爲懷錦帆龎眉皓鬚執卷而坐童子捧茶甌侍側若將進焉者爲胡峒夫左手持茗甌倚磐石右手按膝衣杏紅衫者爲藍瘦竹一童子衣慘綠短衫紅鞵立而垂釣則吳伶張蟾桂也在瘦竹後交兩手橫倚石上若有所思者爲張虛舟蹲蕉

陰捧瓶具觴窺者爲一奚捧畫卷步石橋而來者爲一奚此畫家點綴不必實有其人也西園有方外之侶有雲鬟之侍姬此圖有二㑹各據其實不必從同也尺幅之中頗具人閒清曠之樂矣人生俛仰之閒其取不禁而用不竭者隨處皆足以自適而役志於聲華富貴之場日馳逐於輭紅十丈而不知返者又安知此樂哉昔蘭亭修禊右軍以一序千古惜無人圖焉者輞川之圖清美矣而酬響右丞者惟裴秀才一人此西園之集所以稱盛也今諸君遭明盛之時其才皆足以自見處有盍簪之樂出有彈冠之慶以視元祐諸 公之憂讒畏譏

卒未竟其用者殆有幸焉而諸君之志亦猶元祐諸君子之志也惜予老矣不能爲諸君張其事於無窮也

周少霞歷代宮詞序

七言絕句爲近體詩之一體而其用寖廣李白應制三詩自目爲清平調其後支分派別曰竹枝曰柳枝曰宮詞曰遊仙曰棹歌各從其類皆絕句也宮詞之作昉於王建及花蘂夫人連篇累牘自成一集不雜入羣詩中其後作者由宋洎明備極形容雜見於集中者不一而足他如天啟宮詞崇禎宮詞之類則又爲專集云然其所歌詠不過一朝一君宮中之事而已未有上下古今

統貫全史而薈萃於歌詠之中流連於字句之表者虞山周少霞先生以名孝廉爲學博生平以著述自娛嘗注十國春秋及中州韻譜行世虞山之學者推爲祭酒又以其暇爲宮詞不下千首上自成周下訖勝國採史傳之遺聞臚宮闈之軼事貞淫並列邪正互陳其中摛藻之華遠追溫李組織之巧突過楊劉雖曰宮詞不過敷揚宮禁斧藻掖庭以自託美人香草香奩玉臺之遺而一時其君之爲令辟爲荒淫其國之爲治爲亂其風俗之爲淳爲漓靡不於言外見之足以廣見聞而資懲勸雖謂之詠史可也雖比於國風亦無不可也又豈王

建花藥諸家所可同日語哉或者曰詩緣情之作也流連光景抒寫懷抱登臨寄託刻畫物情皆足以志而何沾沾於是余應之曰子不見夫三百篇乎二南爲詩之首而關雎葛覃皆房中之詠以至國風雅頌其詠宮掖之事獨詳少霞此詩當作如是觀可也又何疑於少霞也哉吾鄉厲樊榭先生嘗賦遊仙詩凡幾百首所言皆方壺員嶠驂鸞駕鶴虛無縹緲之事頗自矜其淹博比之昔人之小遊仙諸作蔚然大國已然方之此編則又有憑虛徵實之別矣既卒讀爲書其首簡云

王樸莊古方權衡說跋

言醫者曰脈曰症曰方三者而已方之輕重議者闕如古方之見於靈素者七而後此千金外臺所載諸方其數皆重於今時或者妄謂古今人稟質有厚薄故用藥殊輕重或又謂古人處方藥盡而疾愈非一日處一方服一齊也二說吾知其謬而未有以折之今覩樸莊先生攷正古方權量說而釋然矣篇中雜引舊聞而益之以比例三率之法證之以古方之輕重條分縷析明白易曉始知古今不甚相遠其獻疑而臆斷者皆不學之過也工部詩云老去漸於詩律細樸莊之醫學可謂細矣今之粗工恐不足以語此虞書同律度量衡周初與

謹權量爲政之始所係重矣豈獨爲古方考正乎哉

秋室學古錄卷五

秋室學古錄卷六

錢塘　余　集

河南按察司馬公墓志銘

嘉慶庚午二月十三日河南按察使馬公卒於位余往哭之孤子鑒甯甯哀號而言曰先大夫不幸猝遭大故小子不自殄滅抱恨終天今將喪歸里卜兆行有日矣豫之士大夫非無鴻筆鉅製而寒家世系先大夫之生平或未必如公知之稔也敢乞爲誌墓之文余不可以不文辭君諱書欣字導和號小眉世居山西介休之張蘭鎮有由魚臺令遷桂陽刺史者君五世祖也著有善

政崇祀名宦其本末備見於棠蔭彙編棠蔭彙編者魚
臺桂陽兩地之士民不沒刺史之賢而作也刺史旣通
籍子孫遞嬗代膺膴仕高祖鍾華仕至兩浙鹺使曾祖
淇珩仕至江西糧儲道祖楠仕至刑部郎中父心羅仕
湖南瀘溪令皆有政聲至君始以科目起家焉君幼而
岐嶷長益敏達讀書力學蜚聲膠庠癸卯膺鄉薦時年
二十三丁未成進士以主事用籤掣刑部兩遭父母喪
至丙辰始補浙江司主事次年遷陝西司員外郎京察
一等奉　旨以府道記名戊午出爲肇慶府知府尋調
潮州越數月遷高廉兵備道歲丁卯膺卓薦越二年

特簡河南按察使以嘉慶己巳六月到官秉臬事君讀書期有用服官後熟習申韓律法而出之以慈惠不屑蹈苛刻繳繞之習以逐時尚其出典大郡洊擢監司也皆如之以故堂官大吏咸相器重而交章薦引之河南俗悍健奸僞滋繁臬署爲刑名總匯君下車之始積案苟千力圖釐剔恆至夜分不休未嘗有所假手會方伯錢公遷擢粵西中丞君又攝方伯事尤稱冗雜以致積勞成疾數月加劇奄然溘逝距君初來纔八閱月耳嗟乎以君之才幹練達遇事明決而又遭逢 聖天子簡拔之隆遇使天假之年必卓然有以自見而惜乎其止

於此也可哀也已君粹然而仁秩然而義持已以敬接物以和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絃意所不可又未嘗曲意徇物而人亦不以爲忤也家本素封日漸蹷削歷官二十年清約儼寒士易簀之夕幾無以殮其任觀察以卓薦入都時挈二三傔從自乘一輪車道出邗江君從叔寧時爲揚州別駕見而笑謂之曰豈有堂堂觀察使而乘江州車子者乎因撤所乘官輿載之以進今官階雖進一資而清約則不異於觀察時也中丞恩公精於察覈不輕許可人獨於君所申報輒以爲可故君之歿中丞尤爲之悼惜云君兄弟五人次弟

書翰庚申舉人會典館議敘知縣次書紳次錫書南宮縣丞次書雲君病亟書翰自京來省視君已彌留聞弟來喜甚力疾強起絮語家事友愛怡怡見於顏色是日進粥糜一盂書翰方幸疾尚可為豈知其猝不可救也卒之日神明不亂檢點冠服以俟期云元配與邑楊淑人繼配靈石王淑人皆先卒子二長郎鹽王淑人出援例鹽大使娶錢塘戶部尚書王文莊公孫女前兗曹道朝梧之女次子金少房彭氏出女五人長次已適仕族餘未字君生於乾隆辛巳七月二十三日春秋五十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於本邑禮屯郝祖塋之側而兩夫人

耐焉禮也余在京師三十餘年獲交於君家且三世舉其所知應銘法者如此君仕粤最久善政彰彰粤人能道之惜孤子幼稚不能舉似而件繫之可惜也夫銘曰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今亦有之惟君允當英才雪霽偉抱雲驤始爲文章玉明金鏘及其從政綱舉目張嘉績入告　帝心用臧善政宜民庶事維康胡年不永中道淪亡足跳驥騁翼墜鴻翔僚宷嗟悼庶士彷徨靈之來兮言還於鄉介山之原巒乎蒼蒼墳高四尺於焉永藏利及後嗣卜世其昌

邵廣文墓志銘

吾友邵君庭芝卒後二十年而始克卜葬於其鄉嗣君希曾需次豫省愬如而謁予曰不肖無狀先人之窀穸未安宅兆未卜徒以進取干澤致違禮以羈大事今得官尚無期卒又不得歸躬畚臿以從事又忍令先櫬之滯淺土耶不獲已爰諏吉於本年十月之望命長子鍾銑代治其事以妥先靈焉先人之執友惟公存請爲之志其墓余不敢辭君齒長余十一歲予應童子試與君同時入庠時少年同學跳踔自喜多輕儇浮薄之習君齒較長而持重迂遠同輩多揶揄之而余獨以爲有老成風余成進士後屢作客旋入史館與君蹤蹟遂疎乾

隆丙午君膺鄉薦入都始復相見而君年已五十九矣然其壯懷銳氣尙如故所學益邃密明年會試後充景山官學敎習官學以旅進旅退爲常而君敎子弟則如老經生如郵學究不敢以顢頇塞責期滿引見以敎職用既歸家近吳山有小樓高出雲表君倘佯其間圖史縱橫歗傲終日而希會亦於已酉秋闈報捷相與談藝揚榷古今每至夜分家庭之內若師友焉廣文官雖卑而寒畯頹齡得之亦足以爲終老之菟裘君需次六年未得而卒亦可哀也已君嚴重少文不諭翕熱天資純厚友愛待昆弟子姪間尤醇摯窮交窶戚恆多賙卹

嘉慶元年　詔徵天下孝廉方正君獨以其姪志純名爲大吏如所舉其不引嫌自遠亦古道之一端也君姓邵氏諱寶階字庭芝號九畹遠祖居慈谿曾祖德華始遷杭爲仁和人祖敘發父教忠爲名諸生皆潛德不耀君之學業得於庭訓者居多君配兩娶於楊兄弟也皆賢淑柔和得姑章歡長舉子後以疾終季續焉後君六年而卒子四長希曾元配出己酉孝廉大挑分發河南知縣次嗣弟後餘殤女二長適廪生汪寧孫次殤孫五人長鏜銑廪生次宗皮宗琦宗京宗衡曾孫一人君生於雍正十六年六月三日卒於嘉慶元年四月三日越二

十年歲乙亥十月葬於天馬山原而兩夫人祔焉希曾遠羈汴州鍾銑治其事詩曰將父不遑言人臣委贄後不暇及其私也希曾勿克躬親或可引風人之義以自解歟禮有經有權權而不失乎經亦禮也乃爲銘曰

人皆英英胡乃穆穆人皆嶢嶢胡乃碌碌人皆捷假胡乃鈍朴人皆雄騫胡乃雌伏如珠在淵如玉在璞不爲時用昌我似續晚就一官團圞苜蓿除書未來屋角樓鵬後二十年魄返巨壑烝安且敦天馬之麓

代友祭方太守文

人之生世如雲之出山川雲不自用用之者天降爲甘

澤以兆豐年友風子雨而澤被乎閭閻有時而值飄風散秋煙雲亦淡與泊之相遭也而安於數之適然嗚呼公才足以率百僚而位未躋乎監司公惠足以康庶民而德未徧乎羣黎公德足以享南山而壽獨靳乎耄期此正如雲之散秋煙而值飄風也其不可知者也其數之適然也然實朝廷之所惜而吏民之所思也而況我等之於公申荅岑聯車笠者匪一朝夕也其能不悄乎以悲哉溯公之初服官也秩卑而才昌祿薄而道光懷抱茂異逢時休明如玉之在璞而錐之處囊上遊拭目同列交揚理繁治劇委任非常屢登薦牘庶事維康洊

歷首郡官聲琅琅戟衛森列燕寢凝香勞勩日峻倚毗方長何圖末疾竟掩台光公有淑配賓友相莊胡鸞翮中鎩而昨歲悼亡嗣君奉轄戴星南疆公雖達化而中實盡傷頃在旅次輦道趨蹌公事旁午寢處不遑一朝疾革不克歸歿於保陽而竟溘逝於潞河唐舍之旁痛憑棺視斂之無人而徒託之二三僕從之紀綱嗚呼痛哉某等蹟殊顯晦契合鍼芥溯昔初交欣然傾蓋時挹清風日接嘉話淡交如水久而不壞各謂知心絕出流輩昨得手書覼縷瑣碎兼訂後期來展良會斯言未踐噩歌遽屆凶問突來震動五內奔赴不遑涕泗澎湃益

無生芻亦有薄酹寄哀無窮覽此悲慨

重修仲雍祠記

虞山之東麓其下蓋有仲雍冢云三吳山水奧衍地大物博人士秀異商賈塡湊良田沃壤賦甲天下左太沖賦吳都備極侈靡顧已在漢晉時矣原其始則僻在荆蠻聲敎未通荒遠莫考成周尚未受命而太伯仲雍竄身採藥撫其地而君之太伯無子仲氏嗣立凡十餘傳以至夫差皆仲之後定哀之閒吳益強大至今爲東南一大都會然則仲雍固勾吳開國之長其得俎豆尸祝於吳宜也墓久遠莫可蹤蹟祗就吳地記圖經及明明

招眞治碑所稱約略之當在是邑人因刱爲專祠春秋修其祀典額曰淸權祠不知所自昉舊志稱建於成化時前此不可考矣其後興廢無常遷徙靡定今之祠實周氏北園故址初改爲李公書院雍正年間書院圮而周之子孫請於官改爲祠蓋虞山周氏因周章受姓固仲之嫡裔也舊有園林水土之勝歷時既久日即頽敗今裔孫某捐貲更新適予奉　命督漕三吳公廨分駐是邑爰請予文記之余惟三代以上年湮世遠必考信於詩書仲之事皆不見於經傳孔子尙論太伯而不及仲惟逸民虞仲與夷逸並稱然論語所稱隱居放言也

淸中權歿之於仲固不類卽何晏注亦未確指其人以實之後儒徒以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一語因以仲當之僕以爲書缺有間存而不論可也名祠曰淸權未確也抑予聞之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一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法施於民以勞定國皆在祀典仲氏繼伯以有吳則其治民定國澤及後禩其功偉矣祠以報功宜也周之子孫尙不失序先隴旣在爰立專祠莘莘奔走祀事爰修則亦合於修先之義也吳郡故有太伯廟而仲氏無專祠吾謂宜竝祀之固不僅虞山一隅所當尸祝而俎豆之也然則周氏此舉寧徒曰不

過其族乎哉

沈南雷詩序

余以丙戌通籍同里之成進士者十有五人同榜則二百餘人可謂盛矣一時同䟽竝蹕各以其材力爭爲世用已而用者升於朝不用者散於野詔下而升沈頓異求爲文酒讌樂聯吟發藻以申朋好之情者殆有所不暇越數年余入史館與施耦堂最狎耦堂已由翰林改儀曹禮部職清暇耦堂爲人傲岸自異性縱酒而耽詩酣嬉淋漓不可一世當其劇飲大醉歌吟笑呼視京朝之言詩者蔑如也顧獨善南雷時南雷固同改儀曹而

縱酒耽詩則又同也南雷爲人落落穆穆廓然有大度亦能遺外世俗不屑流逐於齷齪之習耦堂詩豪放汗漫䮧騁於坡谷之閒南雷則醇而後肆斂才於法有耦堂之趺宕而益之以沖和其稱詩不相謀亦不相下也十年之閒耦堂將出典大郡南雷亦膺薦臺諫而竟先後病且死死嗟乎二人者名位皆未究其用而況於詩也其死也余在京師皆親往哭之而又忍讀其詩也耶二人者齒皆長於余而宿草之感今二十年而余且老矣能不悲哉余既衰且病性嬾而道日拙留京師至漠然無所向晚乃作大梁之遊君次子養恬以末秩官豫刻

君詩適成乃得讀之迴憶同里十五人者皆變滅不可道即二百餘人之存者亦落落不一二數俛仰之閒甚矣其衰也南雷獨得子孫之賢之足貴而文章之傳又足以垂於無窮此又非盛衰之說所得而概也抑不知耦堂之後賢有能志養恬之志者乎序君詩且以念耦堂也

天遊閣集序

國家正隆之際海寓清晏六幕康娛　朝廷崇儒右文文學之士承風沐化懷鉛握槧罔限方域其時祁門馬氏樹幟於韓江宛平查氏扇芬於沽上傾接鴻儒権揚

聲氣名流碩彥冥晙茨樯不遠千里無不罡就如鄭當時顧仲瑛故事數十年後南馬流風歇絕玉玲瓏館眇默難追而水西查氏自蓮坡先生振藻詞壇羣雅代興彭纓曳組莘莘纚纚仕優學優各成令器海漚員外爲蓮坡先生文孫少折節讀書承其舊學丁酉舉孝廉屢入春闈不售遂絕意進取壹肆力於詩古文詞自定其詩凡十九卷文凡十四卷曰天遊閣詩文集去年秋錄副寄示屬爲審定將以付梓員外天資清妙耳濡目染具有淵源而性靈濬發筆力超俊其爲文縱肆排奡而要妙曼衍不可方物詩則洪如鯨呿鼇擲纖如細骨秋

鷹柔曼則叙動花飛凊瀲則哀梨并翦蒼莽則繼軌杜韓藻麗則躡塵温李卒讀之下傾心服膺而不能已余弱冠時得蓮坡蔗塘花影諸刻讀之而企其流風餘韻終不獲與堇浦槐塘諸老同一瞻望丰采爲憾今讀貝外集且擬稅駕津門握手道故一傾倒襟抱以相樂豈知鴻篇遠遞鵬耗遽來沽上題衿又慳良覿能不愴然竊謂蓮坡之朝華已披海漚之夕秀彌振殆如襄陽之有少陵老泉之有叔黨後先輝映豔絕藝林即金粟玉山當日所爲追草元於西蜀軼浣花於南杜者其後嗣僅以武功起家不聞嗣響有難以比論者而玲瓏山館

又辦論已員外冲夷之性恬漠之懷具有夙根蓋其宿世爲深山有道之士事見本集節終之夕命以黃冠之服蓋棺似與金粟山人有若符者然則員外之入世出世正如瀛嶠天風偶然飄墮在涅不淄今且乘紫霞御飇風歸返乎廣漠之野逍遙乎大羅之天而吉光之羽遺蜕人間皆糟粕矣余又烏能爲之點定也哉

李趾園壽序

東南之俗士與農二力田躬稼非士所習西北之俗士與農一入而橫經出而秉耒量晴較雨按節數時雖未嘗親履田閒而能周知其故與田叟無以异也是以聖

人之門請學稼圃見寬之帶經李密之挂角炳然史冊矣豫省雖號中州其俗近北余在大梁諸生負笈問字者日衆問其家世大都以力田讀書爲事菽麥之辨齊民之術類能言之蓋其俗然也孟縣李生漼奉父命來從遊且數月將歸省其親生之父趾園翁年六十九矣院之同人送李生之歸且謀製錦以爲翁壽而乞余文以序之蓋君先世自洪洞遷邑之東韓郇十七世至君皆務本篤行潛德不耀君幼讀書屢應試晚始出貢生平恬淡有守不妄交遊或有勸之仕者答曰窮達顯晦命也干祿躁進出不以正矣何以示子孫乎其識力之

堅定如此年屆古稀神明不衰優遊桑梓與配張孺人相莊偕老人比之桓少君之於鮑宣也暇輒扶杖田塍與農夫野老說桑麻課樹藝處分家事不及其他於宅旁隙地闢爲小圃雜蓺花竹鑪香茗椀偃息其中顏之曰趾園蓋取老氏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義足止聯屬爲趾故曰趾也其志趣之雅尙又如此善乎馬少遊之言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守墳墓爲鄉里善人足矣若君者比中散之養生希仲長之樂志可謂有少遊之風者矣君於世榮外慕漠不動心而獨於兒輩學業消長之故未嘗一日釋於懷期望

既深責督益力是以命長子潛敕斷瑣屑以佐家事俾次子灌得以專心志學黽勉進脩以圖遠大生苟能秉父之教力學不怠異日者掇拾金紫名策天府其足以娛親心而成令器又寧可量歟生歸矣潔修瀡以奉之爲春酒以介之其以予文爲洗爵揚觶之一助可也若夫因予文以自勵其學則又余之所望於李生者也生其勉乎哉

李母張太夫人壽序

祁縣李生天吉今年八月應試豫省榜發獲儁其鄉黨相慶於其里其宗族交賀於其家李生愀然改容而謝

曰此先子之所賫志也小子不文幸藉先人之蔭乃擬一科先子故不及見懼無以慰先子而又奚以賀爲同人復進而致詞曰尊甫苦志力學潛德不耀遇之不齊也不於其身必於子孫鬱積厚而流光遠又理之不爽也今吾子雖不獲慰乃考之志於生前而太夫人苦志之貞義方之訓晚且不倦子今以一科爲發軔之始太夫人之心稍稍慰矣太夫人之心慰而乃考之心有不慰於冥漠也哉且也太夫人固習見夫夫子之勵志苦學而勿克一伸其志而乃得償於其子是皆太夫人之榮也豈斤斤爲吾子賀耶於是李生乃不敢辭而屬予

序之先是生有從姪孫瑾來從予遊因詳其家世本洪洞舊族洪武閒遷邑之東韓郝十六世至生先世皆以敦本篤學爲務遊庠者甚衆類皆讀書通敏之士登鄉科者至生而三尊甫朴菴學博績學未售貢成均授儒學訓導未就官而卒太夫人系出淸河作嬪李氏婉嫕淑愼維則閑家箴燈佐讀紡紝訓兒接小星著美江沱御僕妾恩同挾纊有三子皆遊庠生其季也遣室舉一子愛如己出不分畦畛尤爲難能今年七十五猶勤操作理家事不以爲煩孫曾玉立和順嘉祥亦可謂善門之慶晚節之榮矣則諸君之謀所以爲太夫人壽者亦

弦也太夫人設帨之辰爲正月八日是爲月之上弦月者太陰之精淸光湛朗萬里一色由生明而上弦由弦而盈由盈而望由望而下弦生今者舉於鄉有月上弦之象詩所謂如月之恆也而太夫人之晚福亦似之矣今之躋堂介壽者必於其人誕生之日治具召客介雅徵歌以爲眉壽之頌古之爲壽者不然是以王公上壽之歌曰百福四象初萬壽三元始又曰四氣新元旦萬壽初今朝凡臣之祝君賓之燕友皆以歲之始行之今之禮雖不必盡合於古而太夫人閤史之辰其去元辰尚未旬日僕請諸公即於元辰爲太夫人侑一觴焉則

由今之俗而適合於古之道豈不善乎

送溫縣馮生囘里序

婚學以要祿力田以逢年此天之所莫能違而人之所莫敢爭也余生長東南士與農不相爲謀力田非所習然嘗觀農人之治穡也自播種耰鋤以至刈穫三時之勤苦證之於農書有尤甚者不耕穫不菑畬未之聞也及遊豫見汴之務穡事者則不然地少澇多旱待雨而播種待雨而耘耔插秧以後拱手以竢天時之豐歉而已嗚呼此豈得云胼胝況瘁盡力溝洫也哉歲之不登固其所也汴人之讀書者亦然平素無師友講貫之益

材力無超羣絕俗之資倖而入學此事便廢卬其所存茫無以應三年一應試以兾萬一之幸嗚呼此豈得謂之讀書也哉至於窮老牖下露肘踵決遝幅罔修自倖輿皁而不之恤猥曰余讀書者何使我至斯極也噫亦勿思之至矣溫縣馮生仁翔來大梁從予遊材質少鈍然能篤學有所不知虛心質問學爲詞賦雖未能盡中窾要閒有合作亦頗斐然皆從深思力索中來而古人之餉遺者亦不少矣如是者五年今將歸里弔訂會期囁嚅不答葢以余亦衰遲旦夕將治任歸矣臨行時流連不忍別殆有不能釋然於中者余亦爲之黯然生其

勉矣苟有志於學而不甘於自棄則溫縣雖陋求之於古人之載籍有餘師矣西河之上或有文學之餘風焉無徒與自暴自棄者同類而共譏之也於其行遂書以贈之

蘭實圖序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盛德所感蔚爲嘉祥是故天下之物以不常有者爲祥而人之富貴名位則以常有者爲祥敗簷毀屋一旦崛興易世而衰者氣先盡也閥閱之家蟬聯鼎貴累葉簪裾豈非常有者爲祥乎試求其所以常有之故則亦曰德而已矣苟無其德雖常有而不

以爲祥小人而兼君子之器易之所誡也若德足以副其所常有之名位則天下不常有之物且閒出焉以爲之效珍而應瑞無疑矣元圃閣學爲吾同年眉濱　部哲嗣眉濱醇粹愨厚仕而未竟其用元圃早歲供職內廷洊登顯仕其束身圭璧如其父庭有閩蘭忽垂嘉實閣學歸美於北堂之慶而爲圖以詠歌之夫蘭生於榛莽叢薄之中雜蕭艾而不變經冰雪而不萎及其時則花有時而實皆其常也若移植盆盎梯航而至日下失其性矣花且不榮何有於實今閣學之庭花見其菲菲也璞見其奕奕也而實且見其纍纍也不以盆盎而移

不以異地而損固不得謂之常有矣不得謂之常有則其爲閣學之所感可知閣學自廷尉歷今職一歲三遷其官則此蘭之果足爲閣學之祥無疑矣然吾固曰人之富貴名位以常有者爲祥閣學其日修其令德以保此常有之祥可也蘭之實非常有也又烏足以爲閣學之祥也哉

何哲堂明府二思堂詩稾序

余於乾隆癸未冬奉先大夫諱有嶺南之役留羊城浹月星奔還里其時吾鄉柴侍御禹門先生主講粵秀堇浦先生主講端溪以喪次未之謁都人士尤無論矣粵

俗競聯詩社奉一名宿以為祭酒月有會則命題授卷既月糊名評隲若卷優若卷劣某聯工某聯拙皆備書之揭示於通衢而以精墨名穎文綺銀杯之屬為潤筆大率如南宋吳渭月泉吟社故事此予所親見而董浦先生為予言有欖溪麥氏者嘗以昌華苑懷古題開社投詩至千餘家順德潘守戎寔勛為冠此粵中盛事人競傳之及入史館得交吳學齋陳觀樓潘毅堂馮漁山輩皆博雅方聞之士今幾五十年而諸公風流雲散渺矣難追不能無悵觸矣晚乃獲交哲堂且讀其詩正如東坡在儋州得見姜唐佐意甚愜也哲堂今宰淯川勤

政奉職不數數見欲與哲堂刻燭飛牋連情發藻循書生之結習以文酒爲清娛亦不可驟得之數矣而哲堂獨以精神所寄甘苦自諳不忍以一行作吏等於此事之遂屐曹萃其詩將授之梓且以驗異日學力之消長焉哲堂可謂雅尙君子矣嶺南言詩者不下中土大雅材之詩人間世特出蔚然稱大國焉有明以來人稱瓊臺香山後先相望入本朝則翁山周量元孝諸君皆彬彬稱盛哲堂以其淸儁拔俗之才發爲詩歌謝朝華而啓夕秀相與淩厲乎其閒吾知諸先生當分一席以置我哲堂矣

古詩十九首圖跋

古詩十九首昭明列於文選不著作者姓氏或云枚乘所作顧玉臺僅列九首而上東門及宛洛皆涉東都恐非枚作劉彥和謂孤竹一篇乃傅毅之詞其非一手所作可知或即昭明所彙錄不可考矣詩中之意皆託於惜別懷遠撫序傷時流連不已怨誹不亂有小雅遺意讀之不覺一往有深情矣瑕三嚴爲之圖篇中燕趙一篇與上不相聯屬故昔人有分作二首者今亦分寫之成二十圖得成數也昔宋思陵手書毛詩命馬和之補圖極能標寫詩中景物見於趙松雪跋語今不可得見

余之爲此亦仿佛和之之追橅詩意也

煙墨著錄序

著錄書畫之家莫富於卞氏式古堂書畫彙考外此若鐵網珊瑚珊瑚網清河書畫舫寶繪錄之屬代有裒輯既矜鑑別之精兼侈儲藏之富細及緗素之長短題跋印識無不臚列讀者亦藉以考鏡劇蹟知人論世按圖索驥一目了然非徒爲玩物之具也然而文人韻士揮灑煙雲或感憲衍知或興酣落筆寸縑尺楮無翼而飛又未嘗沾沾自喜愜心去留以自多是以古人於詩文述作多存家集而翰墨丹青之流傳若任其煙霏霧散

等於太空之雲而無復容心於其間也今觀覲園先生煙畧著錄一編而知其命意之深遠有迥出古人之外者先生天資慷爽學殖淵邃詩文之外兼工隸古丹青撫印無不自闢門徑追蹤古人所鑯西京職官印錄最爲鉅製此編則萃其平日所作畫卷記之而一時公卿之題跋備載焉雖平生所作或不止是而精神所寄矜慎之作已見一班有此編使後人之贋鼎不足以混淆儲藏者因得所依據而豈徒然哉古人之文往往有題跋一體此其題跋之流歟然題跋者誌其所見而非人之爲我識也則此編誠先生之捌也余不見先生近五

十年喆孫份相見於吳會適以此付梓因屬爲敘其緣起如此又豈珊瑚網書畫舫之僅侈儲藏已哉

代草夢蘆圖記

嚴子寫夢蘆之圖既成客有過而問曰圖何爲而作也夫蘆生於野田草露之中雜於荆榛宿莽之內幹不可以爲器花不可以爲衣後春而榮先秋而萎亦何取此戔戔者而顧且託之於夢也耶且夫夢亦非一端也有誠之至而夢焉者有妄之至而夢焉者有適相感召而夢焉者夫誠之至而夢者宣聖之夢周公也妄之至而夢者鄭人之夢蕉漆園之夢蝶也適相感召而夢者商

宗之版築文王之龍彲也今子安常處順讀書修業外無所感中無所觸而奚夢爲嚴子儼然若思恤然若忘作而起曰誠哉客之詔我也然而於我心有欲自稱而不能已者雖於是圖乎寄之而微客之教則亦嘿而息焉矣溯小子初生時先君子已下世旬月矣母氏鞠養得成立隨諸兄就學而蓼莪之痛罔極之哀未嘗一日忘葢其中抑鬱幽憂之思積之既久無所宣洩涼秋警寒草木實落平原風厲秋雪瀰野晝之所接悲來若答而夢亦隨之夢不可以示人則圖以託之圖不可以見意則記以述之先君子固以蘆汀自號而小子斯圖之

意也葢小子幽憂抑鬱之所藉以宣渫凡此者皆小子之妄也客曰噫嘻誠如君言則見君之誠也而何妄之有也客退而錄之以爲斯圖記

澠池書院課藝序

國家以制義取士著爲令甲而其體又代聖賢以立言非漫然也四子書在羣經中尤爲醇粹而精微欲發其義藴必先有其胸次欲寫其淵深必先有其識力詩古文詞碑銘傳記有才者能之而制義必準之以理而拘之以法宏博絕麗之才倚馬雕龍無所不可而於制義或窘於一字焉靑紫旣拾之後又輒棄如遺蹟鄙夷而

不屑道若忘其從塗抹中來者亦可謂之忘本矣無怪
時文之體日卑而其趨日下矣自前明至本朝時文作
手首數江右章羅陳艾選家奉爲圭臬無有出其範圍
者今讀滙池課文而益信矣滙池課文者江右甘明府
應谷宰是邑會諸生肄業書院所爲文而附以自擬之
作以爲諸生樹之鵠也以邑人之作爲邑人式亦取則
不遠之意也應谷有儁才工詩古文尤精隸古得東京
遺法以孝廉揀發中州宰滙池今移杞縣此編則在滙
池時所手定中多小題而新穎雅飭有隆萬之風不失
西江家法昔方虛谷之論詩也以詠物小律爲最難詠

物既工其他如批卻導窾舍矢如破矣説詩者謂之時文之小題亦猶詩家之詠物小律也應谷獨於此加之意可謂得三昧已惜是邑蕞爾無絕羣之學者經其講畫倘或有奉邑侯之教者能深造自得粹然而底於成則邑侯之有造於是邦也豈淺鮮哉應谷異日報最遷秩以去得如歐蘇之出典名郡宏獎風流吾知其以儒術飾吏治亦必有大過於今日者矣

周穉堂遺象贊

是爲魏塘周穉堂先生之遺照也余年三十主講魏塘始識君又與君同出裘文達門故交契尤篤君與人交

落落如水而坦易眞率不設城府轉益可近所居有喬松一株特立堂廡雲會風發蒼翠襲人每顧先生輒其哦嘯其下先生嘗謂余曰我輩貞素之交視此松矣後余去魏塘且十餘年先生晚得慈谿學博在官六年而卒蓋未嘗通一訊也昨歲丙辰令嗣泰柱來京師奉尊照自隨因得展拜宛若平生而余齒尨長適如先生初識余時今泰柱之年又與余初至武塘彷彿也俛仰之間交情已兩世矣泰柱屬余爲贊誼不敢辭贊曰

惟君之堂有青松樹蔦蘿之枝弱不敢附君性磥砢松與同趣我來撫之若見體素別三十年頎然未覿綈衣

青袍蒼髯廣額載瞻光霽不異疇昔春夢一痕去也無蹟我懷如何西鄰吹笛

周偉臣小影贊

是爲山陰周兄偉臣之照也其資明秀風神灑如巖情鑿性非墨非儒遜遜九皋之鶴昂昂千里之駒行雖員而志方外雖寂而中腴涉園林以成趣睇花竹之紛敷旣科頭而蹺踩亦非史而籍書踏輭紅而不染浮大白以相於日遊於冠蓋之場而不渝夫守道之軀蓋嘗稽其家世實濂溪大儒之裔而原其鄉里在千巖萬壑之區噫嘻偉臣我知其人欲凌轢千古而不足比忠信十

室而有餘

爲汪令人跋蘭亭

右蘭亭十二冊爲宛平查氏故物同鄉汪子令人得於津門出以示余凡爲蘭亭帖十三本乃澹宜主人所裒集也余細審各種曰定武本曰定武肥本曰貞觀本曰唐摸舊本曰褚臨本此五種紙墨一色標題行款相同定爲一手合刻但不知是何人彙輯耳前明某藩邸雅好蘭亭曾聚各本彙刻於石並爲繪流觴圖於右亦此類也此外有歐臨本前有晉右軍王羲之書七字標題紙色甚舊帖亦有殘缺又唐摸一本虞臨一本此二本

亦一時同刻之帖不甚舊或近刻耳又一册爲井底蘭亭石刻上有吳仲圭圖書記則明時所刻也又一册爲蔡君謨臨本疑是君謨雜帖中選出又一册爲陳香泉所臨小字本所謂玉枕蘭亭也玉枕舊拓間有存者何不購一本以備清玩乃闌入本朝人書以充數耶未有王孟津所書一本結體尤小於玉枕且結構任意非復山陰家法總之蘭亭自定武以後傳刻紛紛不下數百十本見於桑氏世昌所著蘭亭考中者苟有心搜訪所得又寧止於是而已耶因爲書於後歸之

散花像贊

語言文字紛乱不已詞繁旨複孰參眞諦一義不豎是不二門、嗒然繩牀天花紛綸

達摩像贊

折葦可乘面壁何苦象教東來卓哉初祖衣傳迦葉不常不住一諦不拈一義不豎然燈指月錫飛杯渡禪宗導師夔焉其覩精進勇猛獨有千古方我儒門升堂季路

伏虎象贊

百獸猛鷙莫䖘於虎戢尾帖耳莫或敢侮人心之毒視虎則多請師降伏其道如何

見心像贊

芒鞵踏雪布衲餐風言尋導師邈然無蹤菩提證果明鏡照空豈知我佛在方寸中

黃菊泉乞食圖贊

白石難煮孤雲無依昂昂七尺乞亦奚辭乞不負人人自負乞眼中之人乞亦多術人之用乞昏黃殘漏胡爲行歌靑天白晝人之用乞高門華堂胡爲持瓢大道周行人有乞狀喔咿嚅唲胡爲仰面傲兀嶔奇人有乞情齷齪縱橫胡爲曳杖磊落光明如此種種北胡南越庸有濟乎請斷干謁屠沽酒博輕世肆志已而已而各事

其事吹簫伯吳翳桑救趙匪我思存同名異調

釋心誠遺器冊心誠字無逸支硎吾與菴僧也

象教廣大端藉傳衣初祖西來佛裔以孳十方徧滿各師其師釋氏無逸龍象其力從師來遊支硎卓錫成選佛場結趺面壁師隨示寂乃自收拾冊籍井然還諸無物稽首太息今之古德

秋室居士自撰志銘

嘉慶丁丑余年八十客謀贈以言謝之曰陳人末路無可稱述奚以文爲行自念八十非短折一旦先草木腐誰歟志其墓者姑自爲志以代故人之贈言乎客曰然

蓋余以乾隆戊午十二月三十日生於江干里第時先
大夫客江左歸塗夢初日照庭光燿一室歸計其日余
生朝也年十一父執蔣讓庭先生授以楚詞卒讀之便
慨然傷其忠憤始習篆隸字爲戲叔父死仿左氏傳體
爲文紀之同里嚴秀才鐵橋見曰文不足觀然孺子非
凡才也年十五始習四書文二十入郡庠二十五領鄉
薦二十六奔先大夫喪於嶺南二十九成進士以奇字
黜癸巳
朝廷徵遺書開四庫館先師裘文達公薦於朝入翰林
散館擢第一授職充四庫三通館纂修咸安宮官學總

裁翰林院撰文一典楚北試一典西川試分校京兆試
者三分校禮部試者三教習庶吉士者二累遷至學士
大考左遷丁太夫人艱回籍服闋後補原官甲子
上幸翰林院與宴蒙
賜書硯楮幣久不調筮得晉三爻日進而不已必有所
傷遂乞歸西豫八年生平性淡漠夷坦而自立崖岸遇
大僚顯貴落穆不妄暱似傲而見端交故戚後進鄉里
以及輿臺馬走無不接以恭讓閒以文藝自娛詩古文
詞曲外旁涉算數六書篆刻丹青皆無師承以意逆之
徵索書畫襪材堆几揮灑應之無倦也曾祖韶音公錢

唐吳寶厓先生之甥也學詩於渭陽有江峯詞一卷僅存其他著述無所考以寒家經火患悉付煨燼矣配汪太夫人祖詞苑公配何太夫人曾祖祖考皆早世考繇野公妣王太夫人以余通籍皆得封典如其官娶同邑吳夫人繼娶山陰董夫人吳之生也有母姨夢雙龍繞其堂柱遣人偵之則夫人生董之生也母氏初有身時夢奎宿神自堂中躍出戶外寤而語家人曰神躍出外其女子矣后必適士族已而果然夫余旣有初川之祥而兩配咸有嘉徵有嘉徵必有殊榮而余之名位旣不振學殖又荒落如此豈有遺行而帝奪之耶抑噩夢之

無憑耶又孰詰之耶兩夫人舉子女二十八男授室者三人長子誠然次子良夫三子秀夫女遣嫁者四人一適常熟陸邦達庠生一適直隸林泰垣[illegible]科舉人一適同里張若鏞候選通判一適袁舒亭同年之子袁鍾琳錢邑庠生餘皆未成立以殀即三子授室者亦皆先歿今惟孫二人乙亥元辰董夫人方假寐見一使者非人間裝詢何來曰請公復位耳夫人叱曰子死孫幼敢斷未了召何爲者使者逡巡退驚寤以告余笑曰有位可復亦不惡但慮俸薄耳今衰徵日見恐符妖夢雖日月無期宅兆未卜姑舉崖略以竢之而已銘曰

昌黎之文諛墓以得金小子之文返己以自箴

右吾　師秋室先生自撰志銘嗚呼和自今不得復侍　先生函丈矣憶乾隆癸丑　先生校士禮闈和辱出門下獎掖備至知己最深三十餘年如昨日也跡　先生少登巍科以編纂四庫書入詞館屢司文柄受

高廟厚恩逮

仁廟時資望既崇不日將躋卿貳而　先生澹於榮利浩然賦遂初家貧無田可耕疆吏爭延主講席由大梁而吳下所至即為寓公中間屢抱西河

之戚僅存次孫一人　先生恬然安之其見道
之深若此　先生以乾隆壬午舉於鄉至道光
二年重遇鹿鳴浙中大吏以聞令
天子嘉惠耆臣於例給袍帽靴帶外特錫翰林院侍
講學士銜復其原官士林榮之　先生雖未竟
厥用而身享耄耋
寵沐三朝泉石娛情文章壽世留於彼者豐於此又何
憾焉　先生卒於道光三年九月十三日春秋
八十有五將以四年四月初日葬於錢邑之[illegible]
原昨歲夏　先生猶手繪蘭石摺扇郵贈題云

介於石臭如蘭易之理也君子以之墨采爛然
和日置几案如親面命乃不數月間遽罹瘞奠
和既哭諸寢將為　先生謀不朽之事而孤孫
聖基以此志銘來讀之涕泗橫流謹就自志所
未及者補識於後並志卒葬以示後人至　先
生學問經術自足以信今而傳後不復為綴云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內大臣　太子太保協辦大學
士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鑲
黃旗滿洲都統步軍統領軍功加三級隨帶加
十二級紀錄二十次受業英和頓首謹跋